

全美最畅销小说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施慧 译

假如明天来临

WHEN TOMORROW COMES

WHEN TOMORROW COMES

WHEN TOMORROW COMES

WHEN TOMORROW COMES

普通人永远热爱的经典 平凡女惊天动地的传奇

北方文艺出版社

《假如明天来临》 曹雪芹

假如明天来临

《假如明天来临》 曹雪芹



假如明天来临 曹雪芹

1998年1月

假如明天来临

WHEN TOMORROW COMES

(美) 西德尼·谢尔顿 著
施 慧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留审字 08-00-0013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章建设
封面设计:天也工作室

假如明天来临

(美)西德尼·谢尔顿著

施慧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绥化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5 字数:300 千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7-1062-5/I·1041 定价:23.80 元

内 容 提 要

西德尼·谢尔顿被公认为是美国最成功的畅销书作家,迄今他的小说已译成数十种文字,光是原著已畅销上亿册,世界各地都有一批“谢尔顿迷”。他本人是作家、导演兼演员,曾获得过奥斯卡奖和托尼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拍摄的电影无不轰动一时。《假如明天来临》是谢尔顿所有作品中最为人称道的一部,评论家称为他的最佳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叫翠西·惠特尼的年轻女子在新婚前夕突遭变故被诬下狱及侥幸出狱后变成真正女盗的故事。主人公翠西遭诬陷的经过、女囚扭曲的生活、出狱后的复仇、迫于生活而为盗,一桩桩的诈骗案和盗窃案……这些描写是如此扣人心弦,读时简直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小说故事曲折,场面惊险,犹如看好莱坞大片一般让人非一口气看完不可。翠西·惠特尼是谢尔顿迄今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评论家称她为“绽放在城市最黑暗深处的正义之花”,并由此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偶像。

目 录

第一部 陷 落

- 1 最后一次电话 (3)
- 2 决不能放过他 (6)
- 3 圈套 (27)
- 4 入狱 (46)
- 5 “鲜肉到了” (52)
- 6 女牢之夜 (60)
- 7 假若明天来临 (72)
- 8 怪物 (79)
- 9 “母牛” (85)
- 10 监狱长 (100)
- 11 千钧一发 (112)E

第二部 雪 恨

- 12 迷人的女秘书 (127)
- 13 灵巧的修理工 (149)
- 14 法官落网 (160)

第三部 女冒险家

- 15 弃儿 (171)
- 16 夜盗 (191)
- 17 失而复得 (198)
- 18 杂耍天地 (206)
- 19 “我知道她是谁” (235)
- 20 与大师较量 (239)
- 21 珠宝商中计 (261)
- 22 东方快车失窃 (285)
- 23 “库伯太厉害了” (301)
- 24 迷人精 (307)

25	古堡取宝	(314)
26	假假真真	(327)
27	单身女贼	(353)
28	逛遍马德里	(358)
29	目标:50 万美元	(371)
30	神机妙算	(375)
31	空中掉包	(393)
32	天生一对	(412)
33	窃听	(434)
34	鸽子飞了	(452)

第一部

陷 落

1 最后一次电话

新奥尔良

2月20日,星期四,晚 11:00

她神情恍惚,慢慢地脱衣服。脱光之后,挑了一件鲜红的睡衣穿上,这样血迹将不会那么显眼。多莉丝·惠特尼最后一次环顾她的卧室,确信住了三十多年的这个亲切、安适的房间收拾得十分整洁。她拉开床头柜的抽屉,小心翼翼地取出手枪。那是一把黑亮的枪,握在手里冰冷。她把枪搁在电话机旁,给住在费城的女儿拨电话,她听着远方电话铃的回响,那边终于传来柔和的一声“喂?”

“翠西……我想跟你说说话,孩子。”

“妈,真没想到是你,太高兴了!”

“我没把你吵醒吧?”

“没有。我在看书,正要上床睡觉。查利和我原打算出去吃晚餐,可天气太糟糕了,这儿正下大雪呢。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

唉,居然谈起天气来了,多莉丝想,我有那么多话要对她说,可又不能说。

“妈，您在听我说话吗？”

多莉丝·惠特尼朝窗外望去。“这儿在下雨。”她暗自寻思：这一切真像在作戏，像希区可柯拍的电影。

“这是什么声音？”翠西问。

打雷。多莉丝心乱如麻，竟然没听到雷声。新奥尔良来了暴风雨。天气预报说，有连阴雨，气温华氏六十六度，傍晚转雷阵雨。出门请带雨具。她再也不需要雨具了。

“是打雷，翠西。”她强打精神，想把话说得轻松一点，“跟我说说，你在费城过得怎么样？”

“妈，我像童话里的公主，”翠西说。“谁也不会像我这样幸福。明天晚上我要去见查利的父母。”她故意郑重其事地压低嗓门说：“去会见切斯纳特山的司丹诺卜家族。”她叹了一口气。“他们家可是名门望族。我紧张得像在怀里揣着兔子。”

“别担心，好孩子，他们会喜欢你的。”

“查利叫我不要担心，他喜欢我。我也非常爱他。我真想让你快点见到他。他真好。”

“我完全相信。”她永远也不会见到查利，永远也不能享受抱外孙的乐趣了。啊，不能想这些事。“他知不知道，能够娶你为妻是交了天大的好运？”

“我也老跟他这么说，”翠西笑了。“别光说我啦。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身体好吗？”

你的身体好极了，多莉丝。这是拉什医生说的，你能活到一百岁。这是对生活的一点小小的讽刺。“我感觉很好。”只要能跟你谈话。”

“有男朋友了吗？”翠西开玩笑地问。

自从五年前翠西的父亲去世之后,尽管翠西一再怂勇,多莉丝·惠特尼却想也没想过再交一个男朋友。

“没有。”她改变了话题。“你的工作怎么样?还是那么有意思吗?”

“很有意思。查利不反对我结婚以后继续工作。”

“那好极了,孩子。他好象很会体贴人。”

“是的。您见了面就知道了。”

轰隆隆响了一声巨雷,像是戏台上发出的效果音响。时候到了,再也不要说什么,该道别了。“再见,孩子。”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发颤。

“妈妈,婚礼那天再见。我和查利定好日子之后,就马上打电话给您。”

“好的。”最后这句话总还要说的:“我非常,非常爱你,翠西。”多莉丝小心翼翼地放下话筒。

她拿起枪。主意定了就不能犹豫。她举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扳动了扳机。

❷ 决不能放过他

费城

2月21日,星期五,上午8:00

翠西·惠特尼走出公寓楼的门厅,钻进灰蒙蒙的雨帘。那夹着雪的雨不加区分地既下在由穿制服的司机驾驶着在市场街上奔驰的豪华轿车上,也下在北费城贫民区那些门窗上钉着木板、被抛弃的旧房屋上。雨洗净了豪华轿车上的尘土,也湿透了被遗弃的一排排旧屋前堆积如山的垃圾。翠西正去上班。她以轻快的脚步从板栗街朝东边银行的方向走去,高兴得简直想大声唱起歌来。她穿着鲜黄色雨衣、雨靴,一顶黄雨帽掩不住她那一头栗褐色艳发。翠西二十四、五岁,长着活泼、聪慧的脸庞,嘴唇丰满诱人,水灵灵的眼睛能在转瞬间由柔和的浅绿变成墨绿色。她身材苗条,像运动家。她的皮肤能显出从半的乳白到玫瑰红等各种色调,那要看她是生气了,疲倦了,还是忽然间激动起来。母亲有一次对她说,“真的,孩子,有时候我都觉得认不出你来了。你简直像五颜六色的彩虹。”

翠西走在街上,人们转脸朝她微笑,羡慕地望着她幸福得容光焕发的脸。她也向人们报以微笑。

这样兴高采烈未免有失体统吧，翠西·惠特尼想。我将要嫁给我爱的男子，给他生儿育女。这就到顶了，谁还会指望更多的幸福？

走近银行的时候，她朝手表瞥了一眼。八点二十。再过十分钟，费城信托银行的大门才会向银行雇员们敞开，但负责国际部的资深副行长克拉伦斯·狄斯蒙已经在关闭外围警报器，打开大门。翠西喜欢观看每天早晨的这一例行仪式。她站在雨里等候，看着狄斯蒙走进银行，随手带上门。

世界各地的银行都自有一套神秘的保安程序，费城信托银行也不例外。例行的仪式从不改变，不过安全暗号却每周变化一次。本周的暗号是一扇半开的百叶窗帘，它向等在外边的雇员们暗示，里边正在检查，是否银行里藏着歹徒，打算将雇员们扣作人质。克拉伦斯·狄斯蒙查看着厕所、仓库、地下室和保险柜区，确信银行里没有藏着人，这才拉开百叶窗，表示平安无事。

第一个进门的总是高级簿记员。他站在紧急警报器旁边，等全体雇员走进银行，他便关上大门。

八点三十分，翠西·惠特尼和同事们一道走进装饰华美的门厅，脱掉雨衣、雨帽和雨靴，暗中窃笑着听人们抱怨这两天。

“一股邪风刮跑了我的雨伞，”一个出纳员气呼呼地说。“我身上淋得湿透了。”

“我看见两只鸭子顺着市场街游下来。”财务主任在说笑话。

“天气预报说还要下一个星期。我要在佛罗里达就好了。”

翠西笑了笑，开始工作。她的岗位在电汇部。不久以前，银行之间或是国家之间的汇兑一直是一项缓慢、复杂的工作，要填各式各样的表格，还要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邮政。电子计算机

出现之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巨额款项的汇兑瞬间就能完成。翠西的任务是从计算机中取出隔夜的汇兑款项,再用计算机向别的银行汇兑。所用的汇兑业务都用密码进行,密码定期更换,以防止被人盗用。每天有数百万美元的电汇款项经过翠西之手。这是极有兴味的工作:让维持生命的血液流进全球工商界的动脉。在遇到查利·司丹诺卜第三天之前,银行的工作是她的最大乐趣。费城信托银行的国际部规模很大,吃午餐的时候翠西要和同事们谈论上午发生的各种情况。那是很有意思的谈话。

簿记主任德波拉宣布:“我们刚刚中止了给土耳其的一百万元联合贷款……”

副行长的秘书梅伊·特兰顿以神秘的口吻说:“今天早晨开董事会的时候他们决定加入对秘鲁的新援助计划。头一笔就得缴纳五百多万美元……”

银行的保守派乔恩·克恩登说:“据我所知,我们将要花钱参加援助墨西哥的三千万美元一揽子救灾计划。对那些偷越国境的苦力,咱们一分钱也不该花……”

“有趣的是,”翠西沉思地说,“那些骂美国金钱至上骂得最凶的人总是最先伸手向我们借钱。”

这就是她和查利第一次发生争论的话题。

翠西在一次金融讨论会上见到查利·司丹诺卜第三。他应邀去作讲演。查利经营着他祖父创立的一家投资公司,他的公司与翠西服务的这家银行有许多业务往来。查利讲完之后,翠西上台发言,反对他关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否有能力偿还从各国

商业银行及西方政府所借巨额债款的论证。查利起先觉得有趣,后来竟被这美丽女郎充满感情的言辞所打动。他们在老字号的“订书匠餐馆”共进晚餐,一边继续展开讨论。

翠西起初对查利·司丹诺卜第三并没多大好感,尽管她知道他是最引得费城的女人们瞩目的未婚男子。查利三十五岁,是费城最古老的家族中的一个富有而又能干的成员。身高五英尺十英寸,褐黄色的头发已经开始稀疏,棕色的眼睛,举止有点像迂夫子。翠西想,准是个令人厌恶的阔佬。

查利似乎猜透了她在想什么。他从桌面俯过去对她说:“我父亲相信,医院里的人一定把别人的婴儿换给了他。”

“什么?”

“我是个不肖子弟。我不认为金钱可以主宰一切。不过这话可不能告诉我父亲。”

他的态度坦诚纯真,翠西觉得自己有些喜欢他了。嫁给这样一个人不知道会怎么样成为名门望族中的一员。

翠西的父亲花了大半辈子挣来的家业,在司丹诺卜家的人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司丹诺卜家和惠特尼家门不当,户不对,翠西想。油不溶于水。司丹诺卜是油。我尽瞎想些什么呀?全是一厢情愿。一个男人邀我出去吃顿晚饭,我就开始盘算要不要嫁给他。也许今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查利正在问:“明天能跟我一道吃晚饭吗?”

费城有好多热闹的去处。星期天晚上翠西和查利去看芭蕾舞,或是欣赏里卡多·穆提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周末之外的时间里,他们去逛新市场以及社会山的那些别处少见的各式各样的商店。他们在吉诺饭馆的街头餐桌上吃乳酪牛排,又到费城